

漳河灣

(一場歌劇)

張萬一 寒 聲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漳 河 灣

時間：一九五五年春末夏初。

地點：漳河灣。

人物：

劉旭東（鎖則）——三十四歲。

曹重九——四十來歲。

九 嫂（李鳳嬌）——三十八歲。

重 華（小花）——二十三歲。

季 英——十九歲。

師小軍（小軍師）——二十二歲。

苔 苔（電話鈴）——十八歲。

迷 則——二十五歲。

撲 虎——二十歲。

五福老漢——六十歲。

劉光漢——四十五歲。

郝翠翠——四十歲。

娥 則——五十歲。

常德中——三十多歲。

公安隊員二人。

羣衆若干人。

第一場

一九五五年春末。

在漳河灣村口外——一個景色優美的所在。淙淙流泉、燕語鶯歌……組成一支自然音樂。

〔旭東身着嶄新的軍裝，微露雪白的襯衣領子，胸前佩兩枚閃閃發光的獎章。提一小提包。他精神抖擻，生氣勃勃地踏着輕快步子上。〕

〔山坡上傳來悠揚的笛子聲和清脆的歌聲。〕

劉旭東：（聽着這悅耳的歌聲，看着這周圍的景色，情不自禁地深深呼吸了一下。用手摸着光溜溜的青石頭，親切地將提包放在上面。坐下來擦擦汗。流露出按捺不住的興奮情感。貪婪地看着四周的山水田野。喃喃地念叨着）故鄉，可愛的故鄉啊！（唱）

山明水秀耀花了眼，
清脆的歌聲動人心絃。
我走過祖國土地千萬里，
離開故鄉十多年。
我口渴想起這清泉水，
我夢裏爬過這小南山。
戰爭中，一片片土地鮮血染，
一個個村莊起塵煙，
鍛鍊出多少英雄漢，
保衛了故鄉幸福家園。
到如今，新建的渠道沿山轉，

繞着山腰曲曲彎彎。
小塊土地連成片，
清清的泉水灌溉麥田。……

故鄉哪！（唱）

我平日怎樣把你想念，
今日我回到你的面前。（回憶地）
走時節，西園的蘋果紅又艷，
東河坪西瓜大又圓。
今天雖沒有瓜和菓，
喝一口泉水心也甜。

〔泉流淙淙。〕

劉旭東：（拿出手巾、茶缸、香皂……又拿小鏡子照照臉，
調皮地笑逗着）旭東，你回到家鄉了！（唱）

清泉水洗洗你晒紅了的臉，

包管你年輕十來年。（嬉笑地走下河渠）

〔重華由山坡上轉了過來。〕

重華：（一看，沒有人，奇怪地）咦？（唱）

我在山坡親眼見，

一位解放軍來到村前。

胸佩獎章金光閃閃，

看他那精神真飽滿。

站在坡前東張西看，

怕他是走錯了路正在爲難。

我趕下坡來他轉眼不見——

（見提包，明白了。伸出頭向河溝一看，急擺手）

哎！同志！不要喝冷水。前邊就到村裏啦。給你滾湯喝吧，喝了冷水會生病的。

劉旭東：（在下邊）不妨事，這水喝了會治病的。

重華：（急制止）不行，不行！你這同志，怎麼不注意自己的身體呀！

劉旭東：（調皮地笑着，走上來）好，好，謝謝你，好心的姑娘。

〔二人一見，互相看着，越看越面熟，都想回憶起對方是誰來。

重華：（開始被看的有點不好意思，後漸坦然，唱）

爲什麼看起來沒有完？（苦思，自語）

好像曾經見過他，

怎麼也想不起在哪見過面。

劉旭東：（故意逗她）你跟我見過面？（唱）

解放軍總有千千万，

眉眼相近的有萬千。

姑娘你別認錯了人，

回過頭來細看一番。（故意擺了個姿勢）

重華：（仔細打量，沉吟，唱）

他若是跟我初見面，

怎麼能隨隨便便那麼自然？

（回頭細看，性急起來）

同志！（唱）

你家離此地多少遠？

（A）回家探望，還是復員？

蓋着葫蘆讓我猜，
你逗玩笑我却爲難。

劉旭東：（唱）我家離部隊千里遠，
回家探望又是復員。
葫蘆裏沒蓋秘密事，
我難別家鄉十多年。

重華：（再細看）啊？你是……鎖則哥？

劉旭東：你是小花？

〔二人興奮的幾乎擁抱起來。握着手，很長時間不能放開。〕

重華：（興奮地向山坡吆喝）喂，喂！你們快來！

〔小軍拿着笛子與季英上。〕

季英：姑姑，那是誰呀？

重華：快來看看你們這位解放軍叔叔。

劉旭東：別那麼稱呼，他們是誰？

重華：反正是侄兒侄女唄。

劉旭東：親兄妹？

重華：（微笑）好朋友。

季英：（制止）姑姑！（也調皮地對旭東）哎！叔叔得給
侄女兒說實話呀，你是誰？

劉旭東：村東頭，路北，菓樹院……

師小軍：（同時）唔！鎖則叔叔！（要撲上擁抱）

季英：（攔住）不要慌，你們是誰？

季英：我是季英，他是小軍。

劉旭東：啊，季英，小軍！（抱着他們的肩頭，回憶地，唱）

十年的小徑踩成大道，
十年的楊柳長成半天高。
想起來，季英頭上梳着小抓髻，（指小軍、
重華）

你們上學背着小書包。
我常常等着你們開玩笑，
逗你們哭不得笑也笑不了。
到如今，你們長的這樣高，
我臉上皺紋一條又一條。（調皮地擰着刮光
的下頰）
揪着鬚鬚自歎老，
時光不肯把人饒。

〔逗的三人哈哈大笑起來。〕

季 英：沒有鬚子充老頭，不怕侄兒侄女笑你！鎖則叔，你去參軍，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呢。村劇團還演過你參軍的戲。

重 華：我還給你獻花。（回憶地，唱）

記得你，站在大廟台階上，
鮮紅的花朵掛胸膛，
揮着臂膀把話講，
感動得大媽、大嬸們淚流兩行。
鑼鼓聲掌聲震天響，
牽過來高頭大馬送出村莊。
隔一年你寄回立功獎狀，
隔兩年，立功喜報寄回家鄉。

村裏人人把你想，
想起你，疲勞、困難一掃光。
想起你，我就好好把學上，
想起你，努力生產多打糧。

鎖則哥！（唱）

在外邊，你經得多來見得廣，
回村來，可得給咱多出主張。

師小軍：（興奮地拍手稱讚）對，對，這可好啦。

季英：是呀，小軍師有了老軍師的指導，工作更好辦了。

劉旭東：（奇怪地）小軍師？

重華：你不要看他不多說話，心裏可有主見呢。人都說他是茶壺裏煮餃子。他能團結人，工作會計劃。你來看這個，（站起來，指着河槽兩岸）他已經計劃好在這裏搭一個大木槽，把東河坪大渠的水接過來，「爐火台」這百十畝乾旱地就可以變成水田。到秋天，增產多少糧食啊！

師小軍：（虛心地）鎖則叔，你來琢磨一下看行不行。

劉旭東：（仔細端詳）行，能搭過來。應該做個計劃，準備克服一切困難。

師小軍：可是，人家都不支持！

劉旭東：誰不支持？

季英：誰不支持？還不是我……

師小軍：（發現重九和劉光漢來了）噓！來啦！

（重九、劉光漢上。）

曹重九：（驚喜地）啊，鎖則？

劉旭東：重九哥！

〔兩個老戰友親熱地擁抱在一起，眼裏閃出來晶晶的淚花。旭東的傷被觸痛了，咬了咬牙。重九發覺了，輕輕地撫摸着。青年人圍攏過來，看他的幾處傷痕。〕

劉光漢：（等他們離開後，伸出手，和氣可親地）旭東同志。

劉旭東：（一陣遲疑）嗯？（緩緩地伸出手）

劉光漢：怎麼，不認識啦？——劉光漢。

劉旭東：（放開手）認識，認識。哼哼，怎麼會不認識呢？

曹重九：回來看看，還是復員啦？

劉旭東：復員啦。回來看看老戰友和遠親近鄰。

曹重九：唔！（假嘆，唱）

要回來也不寄封信，

闖進家來不敲門。

你還沒忘了老戰友？！

你還惦記着遠親近鄰？！

季英：鎖則叔，你回來不走了吧？

劉旭東：還要走。縣裏要給我分配工作。

曹重九：還是回咱本行來吧，改行三年窮。

劉光漢：那倒不見得。（恭維地，唱）

天生大才有大用，

一事通了百事通。

功勞偉大又前進，

誰不拍手來歡迎。

旭東同志殘廢重，

回來種地苦不輕，
城裏總比鄉下好，
享兩天清福才合人情。

劉旭東：（唱）復員不是爲把福享，
身體殘廢才離開前方。
哪裏困難到哪裏去，
盡我的能力來擔當。

青年們：咱村就困難，還是回來吧。

劉旭東：村裏工作搞得很好，我早就知道。

劉光漢：（頌揚地）這都是政府的英明領導；咱社長是第一名有功之臣。你看看！（指着山腰的大渠，河坪的土地，唱）

舊社會想也不敢想，
石山坡開渠數里長，
河坪裏安下灌溉網，
乾旱地再也不怕災荒。
一些人擰住死理偏不放，
解不開政府好主張，
多虧咱社長耐心講，
爲衆人利益費盡心腸。

曹重九：好啦，好啦，說這些幹什麼！老劉，你趕快回去，通知一下村裏人們，今天晚上要歡迎我們的英雄。學校的小花戲，老年人的打拳，青年人的集體舞，一齊參加。通知劇團準備演戲。要像「愛國日」那樣，都把最漂亮的衣服穿上，來參加這次歡迎會。

劉旭東：（阻止）重九哥！……

曹重九：（制止）你暫時可以不必參加意見。哎！老劉，快去通知。

劉光漢：交給我，錯不了。

曹重九：要準備些酒飯。

劉光漢：這可以由社裏開支。

曹重九：嗯。（一想不合適）哪裏開支，以後再研究。

劉旭東：九哥！（鄭重地）這可萬萬不能。

曹重九：這樣。老劉，去向季英她媽拿些錢。叫她多拿些。越活越財迷轉向的。

劉光漢：這樣也好，省得社員們閒言閒語的。（下）

劉旭東：重九哥，你要請我喝酒？我可量大。

曹重九：把你灌不醉，算我請不起。

劉旭東：劉光漢也入了社啦？

師小軍：（冷冷地）社務委員，會計。

曹重九：這些人一旦改造好了。好領導；又能幹，會經營，分配給任務，二話不說，按期完成。這是我們工作的勝利。

劉旭東：剛才我一見他，心上老覺得不是味道。

曹重九：（笑）那可能是階級成見。現在他的成分已經變了。

重華：大哥，我認為階級觀念也是應該有的。（唱）

進步話說說不費事，
誰知內裏是什麼東西，
虎不傷人，也得防備，
自古道人心隔肚皮。

曹重九：（笑了）看我妹妹，住了三年中學，成了個政治家啦。

劉旭東：她說的有道理。

季英：爹！……

曹重九：（打斷）我這是和你鎖則叔閒談，你小女孩家少插嘴。（笑拉旭東）走，我們回去吧。

〔五福老漢上。跟來一些上地的人們。

五福老漢：（邊喊邊上）哎！那是誰呀？

劉旭東：五福大爺！（上前握手）

五福老漢：啊？鎖則！稀罕人。（見旭東要來握手，急將手縮回）不行啊孩子，剛抓過糞。（急放下籬頭糞杈子）

劉旭東：抓過糞怕什麼？（緊緊地握手）

五福老漢：到底還是自己人，一點也沒變樣。你身體——不是說你掛彩啦，好啦？

劉旭東：好啦。五福大爺，你還是起五更拾糞？

五福老漢：哈哈！我如今起成四更啦。（笑）

劉旭東：怎麼？入了農業社啦，大爺？

五福老漢：（歎氣）唉，不够條件啊！孩子。

劉旭東：（不解）什麼不够條件？

五福老漢：（感歎地）你還不知道？身是翻啦，可這窮根子總還是帶累的不够條件。

劉旭東：窮根子帶累的不能入社？

曹重九：哎！（責備地）老叔，鎖則剛回來，大家一團高興，你又說那些幹什麼！

五福老漢：（急轉念，看着旭東）你比走時胖的多啦。

衆人：（圍攏來問長問短）

——聽說你還到過朝鮮，打過美國鬼子？

——今天先住到我家吧。

——看，還有獎章呢。

——閃開，他姐姐來啦。

〔娥則上。〕

劉旭東：姐姐！

娥 則：鎖則！（高興地擦着眼淚。揣摸着他的胳膊）不是說胳膊……嗯！（又摸腿）是腿？……

劉旭東：（調皮地揚揚胳膊）胳膊！（大踏兩步）腿！姐姐呀！（唱）

腿兒胳膊還全掛，
幾次掛彩算得什麼？（轉向羣衆）
臨參軍你們囑咐的話，
今天我該回答大家。
鬼子漢奸消滅了個淨，
蔣介石，更沒有輕饒他！
參加志願軍又把美國鬼子打，
在朝鮮打得他們流水落花。
前面是槍彈砲彈如雨下，
後面是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家，
想起來祖國人民託付的責任大，
再兇的敵人也要消滅他！
爲和平去把鮮血洒，
折損了骨頭添了傷疤。
只要社會主義建設好，

犧牲流血算得什麼！（拉住正在擦着眼淚的
娥則）

姐姐啊！（唱）

你兄弟扛着槍桿打出去，
滿載着勝利轉回家。

娥則：（興奮地擦着眼淚）好！這才是咱們受苦人家的兒
女——骨頭總是硬的。（摸着他的獎章）這是？

衆人：（靜靜地）獎章！（眼光齊轉到旭東胸前）

娥則：這是你的功勞，前程。噢，可是好。

劉旭東：姐姐，這是祖國人民，我們親愛的毛主席贈給我的
紀念品。……

衆人：紀念品！

劉旭東：它不是光給我記記功勞，是要我能保持光榮傳統，
迎接更堅苦的鬥爭，爭取更大的勝利。哪裏困難，
就到哪裏去。

衆人：（興奮地拍手）好，這才是革命軍人的本色。

曹重九：好啦，老弟，有話歡迎會上講。（對衆人）青年
們，讓你們鎖則叔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大家正要走，忽然有人喊——

師小軍：閃開，閃開，這裏有人獻花。

重華：（將早已採集好的一束花獻給旭東）……

〔小軍吹起了笛子。衆人拍手歡躍。

衆人：（齊唱）

山坡的花朵齊開放，
萬紫千紅朝太陽。

枝頭小鳥齊歌唱，
歡迎我們的英雄回家鄉。
爲了勞動人民得解放，
扛着槍桿戰鬥在前方。
把敵人一齊消滅淨，
帶着勝利回到家鄉。

〔簇擁着，齊下。〕

第 二 場

距第一場約三、四天。一個星期日晚上。
在村邊的打麥場上。

一彎新月，斜掛天空。

〔旭東和重華在場上散步。〕

〔遠處有悠揚的笛聲、歌聲。〕

〔歌：「漳河水……」〕

劉旭東：（觸景生情，唱）

晚春天半暖又半涼，
順風吹來野花香。
巍峨的太行山永遠是英雄的山嶺，
漳河灣今天又換了新裝。
那燈火向我眨着眼兒笑，
東風搖擺着老白楊。
月兒彎彎在天上，
有多少過往事湧上心房；

重華啊！（唱）

我在這山溝裏耍過泉水，
我在這山坡上放過牛羊，
老楸樹開花時掏過喜鵲，
胡桃樹蔭涼裏捉過迷藏。
自從那家務事壓在肩上，
爲半碗糠菜飯日夜奔忙。
天災、戰禍、還不完的賬，
年輕輕的心兒一片冰涼！
衷心感謝我們的黨，
把這些受苦人鍛鍊成鋼。
懂得了如何愛祖國，
更懂得如何愛家鄉。

重 華：（唱）從小兒在這裏根生土長，
誰還能不喜愛自己家鄉！
你爲它貢獻出自己力量，
到今天更覺得情意深長。

劉旭東：（唱）記得你，把信寄到前綫上，
鼓勵我英勇殺敵保家鄉。
你猜我對你是什麼印象？

重 華：（笑笑地）你說吧。

劉旭東：（唱）還當你是一個小姑娘。（重華大笑。旭東亦
隨着笑）

重華啊！（唱）

我不能辜負了你的希望。

重 華：（含義深長地）我的希望？（唱）

希望啊，可比信裏的話更長。

〔一陣優美的笛聲與歌聲傳來。〕

劉旭東：你說什麼？

重 華：我說？……（含羞地轉移）你聽，他們在唱呢！

〔歌：「漳河水，九十九道灣，……」〕

劉旭東：（讚美地）真好啊！（唱）

笛聲悠揚，歌聲清亮，
聽起來叫人心舒暢。
離家十年，處處變了樣，
歌聲裏唱出新氣象。

重 華：哼！（唱）

祖國的建設突飛猛進，
咱漳河灣眼看成了落後村。

劉旭東：（唱）為什麼我覺得處處新鮮，
你口裏却對我吐露怨言？

重 華：（唱）是羣衆對工作有意見，
並非我有啥不喜歡。
漳河灣確實有過真模範，
那不是現在，却是從前。
現在是思想保守不進步，
愛吹噓，愛浮誇，做了假模範。
許多人想入社，說不夠條件，
社員們對領導也不摸邊。
我大哥最怕人提意見，
冷眼對待先進青年。